

历史视域下对不同文学著作中卡珊德拉形象的比较分析

于露甜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卡珊德拉是古希腊神话中具有预言能力的女祭司，她成功地预言了特洛伊的灭亡，但由于阿波罗的惩罚，她的预言并不被世人所相信。最后，她不仅没能阻止国家的崩溃，自己也落得惨死的下场。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后世的作家对这位女祭司的形象进行了许多艺术加工和再创作，其中德国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同名小说《卡珊德拉》就是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对西方传统经典文本进行改写的典范。在“女性写作”的视角下，沃尔夫借用卡珊德拉缔造了一个后现代神话世界。本文旨在从情节、人物性格、主题思想三个方面比较古代史诗与该小说之间对卡珊德拉形象塑造的差异，并从历史的视角阐释差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指出小说《卡珊德拉》在女性主义写作手法方面的创新之处及其发表带来的深刻时代意义，从而揭示古希腊神话中卡珊德拉这一女性形象的永恒魅力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 希腊神话；卡珊德拉；伊利亚特；对比；女性写作

【中图分类号】 I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04-00010-03

1. 引言

女祭司是古希腊神话中带有宗教色彩的重要人物，是古希腊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希腊戏剧《伊翁》看，神庙里除了女祭司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但一般是发布神谕的女祭司地位最高，并且还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主要职责是传达神的旨意以及安排管理神庙的日常事务，平时负责清扫神庙、收容避难者、给神供奉祭品、安排庆典等日常事务。当然神职人员也会受到一定规则的制约：在职期间的女祭司应洁身自好，工作期满可以卸任嫁人。总之，女祭司既富有智慧又具备神性色彩，是古代文学中少有的女性形象。

古希腊神话中不乏形形色色的女祭司，而其中故事流传最为广泛、人物形象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之一便是太阳神阿波罗的女祭司，卡珊德拉。从古至今，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演变，不同时期的人们关于卡珊德拉这一形象的理解也历经了多样的变化，不断地走向丰富、全面和完善；而如何从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出发分析理解卡珊德拉不同的形象特征，则对于人物的解读及其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所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选取两个不同时期描写卡珊德拉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及德国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小说《卡珊德拉》——进行比较分析，从情节、人物性格、主题思想三个方面比较两者之间对卡珊德拉形象塑造的差异，并从历史视角深入剖析差异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从而揭示古希腊神话中卡珊德拉这一女性形象的永恒魅力和时代意义。

2. 两个版本的故事

2.1 史诗《伊利亚特》

在西方文学史上，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现存可考证的最早的精品。一般认为，这两部史诗的作者是西方文艺史上第一位有作品传世的天才、饮誉全球的希腊诗人——荷马(Homer)。荷马史诗主要记录历时十年、规模宏伟、给交战双方造成重大创伤的特洛伊战争。而身处历史的洪流中，卡珊德拉便是被卷入这场战争的人物之一。卡珊德拉别名为亚历珊德拉(Alexandra)，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说她美似金色的阿佛罗狄忒(Aphrodite)，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

(Priam)国王最美丽的女儿，是王后赫卡柏(Hecuba)的第三个女儿。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的《特洛伊妇女》(The Trojan Women)记录说她是阿波罗的祭司。荷马诗注释家引传说，卡珊德拉与赫勒诺斯(Helenus)为双生，其家在阿波罗·提谟布里俄斯(Thymbraean)神庙祭祀庆祝，家人醉酒后离去，将卡珊德拉与赫勒诺斯留在神庙；次日清醒后来神庙寻找，见有神蛇以舌为二子洗耳，遂大惊叫，蛇瞬间潜入桂树枝间不见踪迹，卡珊德拉与赫勒诺斯于是得以预见未来。

而关于她预言能力的另一说法，也是更广泛为后人所知的原因，便与太阳神阿波罗的诅咒有关。虽然《伊利亚特》未给予明确记载，但其他古希腊、罗马著作中却有着多个版本的说法：许癸努斯(Hyginus)的《神话指南》(Fabulae)中记载，一天卡珊德拉在阿波罗神庙玩耍，玩累便睡着了。阿波罗试图拥抱卡珊德拉却遭到反抗，一怒之下，使她的预言不被相信；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书库》(The library)提及“阿波隆(阿波罗其它译名)想要与卡珊德拉交会，应许教给她占卜术，她学会了，可是不和他交会，于是阿波隆夺去了她占卜的使人信用的力量”；而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阿伽门农》写道，卡珊德拉允诺委身阿波罗却又使他失望，此后再也没有人相信她。按照韦伯辞典的释义，Cassandra意即指预示灾难却被漠然置之的人(a person whose warnings of misfortune are disregarded)。

据记载，卡珊德拉曾作出两次预言，但都以不被人相信而告终：第一次是卡珊德拉见到海伦时，她预见到收容海伦的恶果，普里阿摩斯却下令将她带走并囚禁；第二次是十年鏖战期间，希腊人始终未能攻下特洛伊，奥德修斯遂献策木马计。卡珊德拉与拉奥孔都预言木马内有一支军队并竭力阻止其进入城中，但他们的警告并不被特洛伊人接受。然而对于卡珊德拉的结局如何，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并未给予明确描述，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另一部史诗《奥德赛》中窥见只言片语：阿伽门农俘获了她，但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对他献祭出女儿十分嫉恨，于是将卡珊德拉与他一并杀害，结局十分悲惨。

2.2 克里斯塔·沃尔夫小说《卡珊德拉》

克里斯塔·沃尔夫 (Christa Wolf) 是原东德著名的女作家，在当代德语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其杰出的文学成就被誉为前东德“最坚韧、最持久的艺术珍品”。她发表于 1983 年的小说《卡珊德拉》以及与之相伴的《法兰克福诗学讲稿》是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小说中，沃尔夫从卡珊德拉本人——即第一人称的角度——出发，从古老的神话中汲取素材，结合个人理解与经历，颠覆了以往的视角，以女主人公卡珊德拉的内心独白的形式：对卡珊德拉这一神话人物进行了重新书写和创造，详细描述了她的人生经历与成长过程：小说从卡珊德拉被带到希腊开始，以其在预知自己死亡（奔赴刑场的路上）之前的回忆、思考和内心独白连缀全篇。面对死亡的恐惧和战争创伤的痛苦回忆，卡珊德拉回顾了整个战争的经过和自己精神成长的旅程，回顾了自己怎样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成长为特洛伊城的女祭司，又缘由何由一个遭人忌恨的预言家变成一个人人们避之犹恐不及的“疯女人”。

在沃尔夫的笔下，卡珊德拉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特洛伊是一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的社会。在父权制社会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等级制，这种等级制不仅体现在阶级差别上，就性别而言，同样存在着等级制。男性在这个社会中拥有更多的特权与更优越的社会地位，男性规定一切公共生活，而女性的参与则十分有限的。随着战争的爆发，女性被彻底从特洛伊的公共生活中排挤出来。卡珊德拉对自身、对父权制的特洛伊社会的最初认识是与女性命运密切相关的。卡珊德拉进入青春期不久，也就是她成为祭司的前一年，她与其他姑娘一起在雅典娜的神庙区接受了破贞仪式，在这个仪式中，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女性的屈辱：“我想起这件事……由于又羞又怕，我的头皮一下子就紧缩起来——一切不都是按照预先规定的程序干的吗？……男人们把我们挑出来，然后给我们破贞。……在我入睡之前，我久久地听到弹指以及用各种音调说的那个词：过来。……我体验到两种羞辱：被人选择和空坐着无人选我的羞辱。是的，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成为祭司。” [2]20-21 因此，为了摆脱受人摆布的屈辱，卡珊德拉把希望寄托在权力上，发誓要成为祭司，试图以此得到独立。但是，成为祭司非但没有使她获得独立，反而让她受到了比以往更大的约束：迫使她要比别的女性更完全地融入并适应这个世界。融入男性社会的过程对卡珊德拉而言也是一个不断丧失自我的过程，是一个饱经人格分裂的痛苦的过程：她既要提出有悖常理的预言，又必须要依照社会准则来行事。直至“日月争辉”之梦破译，她才真正洞悉男性价值原则的荒谬，决定摆脱男性价值准则的束缚——她决定背叛特洛伊这个父权制社会。但她最终仍被卷入希腊与特洛伊的血海，未能摆脱被俘的命运。后来，她虽有机会与英雄埃涅阿斯一同出逃，但却选择泰然赴死，坦然迎接生命的结局。

3. 三个角度的比较

3.1 情节

通过以上对故事的介绍，很容易得知两个版本的情节详略有明显不同：在《伊利亚特》中，关于卡珊德拉的情节相对简单，荷马仅用只言片语寥寥几笔带过，甚至没有给予卡珊德拉

这个人物生平完整的描述，对其结局等细节处直接做了省略处理。虽然卡珊德拉是一位成功预测到特洛伊战争的女祭司，但她的警告主要被作者描绘成特洛伊战争伊始的一个小插曲，其叙事的重点放在了特洛伊战争的过程和战争中的男英雄（如赫克托、阿基里斯等）的故事：“赫克托尔勇猛攻击，如同持枪的阿瑞斯” [3]357 “捷足的阿基里斯愤怒地对它这样说：‘克珊托斯，你预言我死？这无需你牵挂！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注定要死在这里，远离自己的父母，但只要那些特洛亚人还没有被杀够，我便绝不会停止作战。’他说完在前列大喊，一面驱赶单蹄马” [3]457，描述男性英雄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从而突出他们的骁勇。

相比之下，沃尔夫小说中卡珊德拉第一次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她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呈现了卡珊德拉的心理活动，以卡珊德拉一次又一次的“发疯”经历为主线，展现出一个女性寻求自我认知的艰难历程，从而让读者窥察到卡珊德拉内心剧烈的冲突和斗争，这是本书的精髓：第一阶段是卡珊德拉试图适应男权社会中男性的期待角色。她“不惜任何代价要成为一个女祭司” [2]21，成功地获得了祭司的职位，然而她获得了权力，却失去了心的自由。“那个常常卡在我喉咙里说不出的陌生声音，当着埃涅阿斯的面第一次说了出来，这不是偶然的。我故意放开了声音免得它把我分身；至于后来出现的事，我那时已失去自制。” [2]50-51 精神疾病的发作逐渐改变了她以前的观念，使她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这为她的反抗铺平了道路；在第二阶段，由于她拒绝成为父亲的帮凶而被父亲埋葬在英雄的坟墓里，卡珊德拉被当成“疯女人”遭到禁锢。禁锢却使她再次清醒地意识到压制内心的声音与疯癫之间的关系。她内心的声音已然死亡，神经错乱“犹如一块结实的布幔” [2]82 她的内心进行着激烈的争斗，一遍遍呐喊、一遍遍询问，“只有神经错乱方可使我免遭那不堪忍受的痛苦，不然敌对双方很可能会加到我身上来的。因而我抓住神经错乱不放，它也抓住我不放” [2]82。在第三阶段，当特洛伊濒临灭亡的时候，她打通了通往内心的路径，决定循于本我，于是放弃了和埃涅阿斯私奔，选择了自杀，故事就此结束。总的来说，小说以卡珊德拉为主角，放大了对她内心感受的描写，情节更加曲折，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3.2 人物性格

史诗《伊利亚特》对卡珊德拉人物的直接刻画很少，但从其他古希腊相关文献中记载的故事可以看出，卡珊德拉的行为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反抗意识。例如，她勇于拒绝阿波罗的求爱中，我们可以看出卡珊德拉已经获得了初步的自主意识；但特洛伊陷落后，她再次成为阿伽门农的俘虏，失去了发言权。由此可见，卡珊德拉在原著中离不开父权社会的制约，她是古希腊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伊利亚特》主要记载特洛伊战争，因此整个故事主线均以男性英雄（如奥德修斯，阿基里斯等）为主线展开，卡珊德拉这个次要女祭司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衬托男性角色的孔武有力而存在，人物形象单一而扁平。

然而，沃尔夫的小说则以卡珊德拉作为主角，尤其着重描

写她的心理活动以及和其他人的互动，塑造了形象丰满、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卡珊德拉。沃尔夫的卡珊德拉是“一个充满活力、对社会和政治感兴趣的人”[2]，她强烈的社会参与感和求知欲使她不愿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她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卡珊德拉发誓要成为一名祭司，以免被别人控制；然而，成为祭司后，她发现当祭司不但不能实现她独立的愿望，反而让她陷入更深的痛苦与怀疑。为循本我意识，她又敢于果断放弃自己的高贵地位。总之，小说中的卡珊德拉意志坚定，人物明显地表达出对男权话语体系的不满，有着反抗权力的明显勇气和追求内心真实自我的强烈愿望，对人物描写的体察入微，人物性格丰满，形象多面而具体。

3.3 主题思想

史诗《伊利亚特》实际上并未赋予卡珊德拉明确的自主思想。从作者所处的古希腊父权制社会的写作背景来看，《伊利亚特》的卡珊德拉从属于整个特洛伊战争史诗，故事整体实际上是通过描写战争的艰难，歌颂男性英雄的功绩，进而表现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价值；而女性虽在神话诞生之初（如大地女神盖亚）有一定自主地位，但随着社会发展，男性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女性逐渐变为附属品，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即表现为关于女性的故事和形象都以反衬男性英雄的孔武有力为目的，因此，卡珊德拉其实并不属于这部史诗要描述的主要对象。

在小说《卡珊德拉》中，沃尔夫从女性写作的角度出发，缔造了一个后现代神话世界，她揭示了卡珊德拉在自我意识的艰难历程中面对身份危机的困惑。通过窥视卡珊德拉的精神活动，揭示了女性声音被压抑所造成的疏离与挫折，在卡珊德拉身上寄寓了新时期女性觉醒后的强烈自我意识，展现了个体维护道德良知、洞察真话、承担社会责任的困境。从写作背景可以看出，1983年的世界正处于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沃尔夫借助神话故事，冷静地反思了冷战时期核军备竞赛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的严峻现实，抨击了西方男权话语中固有的人类自我毁灭的可怕愿望。总的来说，这个故事与卡珊德拉的自我反省过程融为一体，使古代神话人物卡珊德拉焕发出新的活力，体现了沃尔夫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的敏锐审视，人物身上寄寓着作者希望超越西方男性理性主义霸权话语的愿景。

4. 结语

卡珊德拉的形象在上述三个方面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故事创作的社会大背景不同：史诗《伊利亚特》写于公元前800-600年，当时希腊社会虽在政治上已初现民主政治雏形，但社会生活各方面仍以男性为主导，女性仅处于附属地位，男性统治社会的思想已根深蒂固，因此荷马运用大篇幅笔墨描写战争中男性英雄人物的形象，对男性角色歌功颂德，迎合社会普遍认同的男性主导的价值观。

而沃尔夫的小说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正处在美苏冷战霸权技术的时期，双方进行军备竞赛，将世界笼罩在核战争的阴云之下；而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西方社会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也愈演愈烈。可以说，战争与和平以及妇女

的命运是当时社会最热门的话题，而身处民主德国的女作家沃尔夫本人也有着极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这从她此前的小说《分裂的天空》及《克丽斯塔·T的回忆》中都可可见一斑。不少评论家认为，沃尔夫本人已经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卡珊德拉的角色，更说明作家小说的警示意味以及她祈望世界和平的良苦用心。因此，时代的背景与作家本人的双重因素促成本书的诞生。

综上所述，我们并不能从希腊神话得出历史，但它却与历史密不可分；也不能永远用相同的观点评价同一个人物。按照哈里斯与普莱茨纳在《古典神话》一书中的解释，远古的神话便是先民集体意志与愿望的表达和体现。按照社会学家的分析，乃是象征着人类对美好事物的一种永恒不懈地追求，正表现了人类精神与意志的执著与顽强。对神话的阐释，便由于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变易而各不相同；而每一种不同的阐释，由于其鲜明的时代性，又进一步丰富了神话本身的内涵并加深了人们对于它的理解。

通过对卡珊德拉的改写和解读，沃尔夫践行了“主体真实性”和“女性写作”的创作原则，不再固守西方文学经典中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后现代卡珊德拉形象。女性主义写作策略在小说中的有效运用，使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解读空间。

卡珊德拉的形象在后世不断流传，她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自我精神被学者们解读和重新加工，对西方文学中独特的女性主义写作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独特的文学作品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促使公众关注妇女权利，鼓励妇女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总之，卡珊德拉的形象仍然具有时代意义，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 [1] Resch, Margit. "Understanding Christa Wolf: Returning Home to a Foreign Land" [J].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7.
- [2] 克里斯塔·沃尔夫. 卡珊德拉[M]. 包智星, 孙坤荣,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3] 荷马. 伊利亚特[M]. 陈中梅, 译. 江苏: 译林出版社, 2000.
- [4] 孟小果. 论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小说《卡珊德拉》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 [5] 张红艳. 《卡珊德拉》与克·沃尔夫的女性意识[J]. 北京: 外国文学评论, 1996.
- [6] 姜小卫. 卡珊德拉: 特洛伊的“疯女人”[J]. 重庆: 外国语文, 2009.
- [7] 张洁. 卡珊德拉神话形象的再书写——小说《卡珊德拉》女性主义写作与疯癫主题的探讨[J]. 四川: 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 2011.